

## 五十六年不解缘

李国华

光阴荏苒，今年11月18日，《石家庄日报》六十华诞。我和《石家庄日报》从相遇、相知、相依已经五十六个年头，可谓是不解之缘。

1952年到1958年，我在藁城县委办公室工作，主要任务是给县委起草讲话、文件，被称为“笔杆子”。从那时起我与《建设日报》相遇相识了。《建设日报》是中共石家庄地委的机关报，它是地委的喉舌，是地委与群众联系的桥梁之一。它是我步入县委机关工作后的“良师”。

1958年2月，我调入《建设日报》。先后在《建设日报》、《石家庄日报》一干就是二十五个年头。上世纪五六十年代，报社的物质条件、工作条件很差，但为了报道的“真实、准确、及时”，我们每个报人都付出了艰辛。1970年冬季的一天，我和记者李福增骑自行车到百里外的元氏县北社村采访，刚把稿子写完，报社催要，可天天下着大雪，积雪没过脚脖子，老乡帮我和福增轮流扛着两辆自行车走了十几小时回到报社，我们浑身是汗，累得快迈不动脚，才没有耽误发稿。

1982年，我从报社党委书记岗位调到行唐任县委书记。在行唐工作的一年多，使我深切感受到地方报纸所发的社论、报道等，对我的实际工作所起到的组织、鼓舞、激励和推动作用。《石家庄日报》犹如虽然不能天天见面却能天天给以教诲的领导。

1983年11月，我调任中共石家庄地委副书记，分管宣传工作。报社与我的关系更加密切，我经常到报社和同志们一起讨论、研究如何提高报纸的宣传效果；探视曾在一起风里来雨里去摸爬滚打过来的老同仁。有的老同事已经瘫痪在床，但聊起当年办报时的酸甜苦辣，又唤起了当年的激情。

五十多年来，我的工作多次变动，从一个基层一般干部到地市机关领导，再到现在离职休息，我们的报纸也多次改版，但我与《石家庄日报》的感情一如既往，读它是我每天的必修课，它始终是我相依为命的良师益友。六十年来，《石家庄日报》由小版到大版，由一张报衍生出多个报刊。我作为老报人，看在眼里，喜在心上，在它六十岁生日的今天，请接受我诚挚的祝贺。

作者为原建设日报总编辑

## 党报春秋

## 在总书记身边的一次采访

杨树元

作为地市报的一个普通记者，我们许多人难得遇到一些震惊世界的大事。大多是囿于农业新闻、工业题材、街谈巷议、群众来信等，兢兢业业，埋头苦干。而我却遇到了机会，并抓住了它，为自己的记者生涯写下了值得回忆的一笔。

1991年9月20日，那天是阴历八月十三。正是秋高气爽、稻谷飘香的季节，我请假回家到农村给父母送月饼。路过平山县，新上车的一位朋友给我讲到了第二天江泽民总书记要到平山县西柏坡的消息。我一听欣喜万分，解放以后党和国家最高领导人还没有到过西柏坡，这无疑是一件重大新闻，便当即决定下车到县委宣传部去联系采访。我认识到这对于一个地报记者来说是个千载难逢的机会，一定要千方百计参加，哪怕只是到现场看看也是好事。我便立即赶到县委宣传部，反复地跟他们讲要求采访，慈厚的宣传部长碍不过老朋友软磨硬攻，含糊其词地答应我第二天在途中等车一块儿上西柏坡。

我原是一名党务工作者，曾在县、区、乡党委工作过。1956年写过一篇小稿，刊登在地委办的内刊《支部生活报》。1957年写过所在乡的一个村进行社会主义的通讯报道，发表在人民日报9月份一天的报纸二版。1958年，撤乡建人民公社，我调到县委宣传部，在县委主办的《群众报》社做记者工作。1959年下半年调地委机关报《建设日报》。1960年地市合并，两报合并为《石家庄日报》。我成了一名专职新闻工作者，一干就是12年。

一开始，我在本县任驻县记者，发表过不少新闻消息和通讯报道，也树立了一批典型模范，有的还刊登在《人民日报》一版头条。“三分粮田闹革命”的报道，就发表在1965年11月10日《石家庄日报》，主要报道了槐底大队粮菜双丰收双高产双贡献的经验。槐底是石家庄郊区一个大大队，有五百多户，三千多人，为了保证城市蔬菜供应，大部分土地都种了蔬菜，粮田每人只有三分地，每年由国家供应二十多万斤粮食。槐底人爱国家，有志气，有干劲，

2004年我由市保密局局长改任调研员，即将退休。回顾40年的工作生活经历，最难忘的是在报社。因为报社使我成了一名光荣的新闻战线工作者，报社是我人生的转折点，是我成长的第一站，也是我永远难忘的起点。

记得1970年，石家庄日报社在全区工农兵通讯员中选拔编辑、记者，我参加了报社举办的工农兵学员培训班。两个月培训过后，经综合考评，我有幸被选拔到《石家庄日报》农村版农村组工作。从此，我这个农村生农村长的农家子弟，扔掉了锄头子拿起了笔杆子，作了一名党的新闻工作者。

到石家庄日报社工作前，我是个农村通讯员，只有初中文化水平。当时的编辑部大都是经验丰富的老记者或大学毕业的同志，面对这种情况，我没有灰心，反而来了劲，觉得编辑部就是自己进修的学



本报记者杨树元(右二)在1991年江泽民总书记视察西柏坡期间跟队采访

言一行，每一个细节，每一段对话，每一个场面，寻找领袖的行动对世界的意义，提炼重大的主题。

1991年正是国际风云变幻，苏联解体，我们国家和我们党面临着国内外的重重压力。正值鲁迅诞辰110周年，总书记在西柏坡和女大学生的谈话中，高声地背诵了鲁迅“为了忘却的纪念”中的那首诗：惯于长夜过春时，挈妇将雏鬓有丝。梦里依稀慈母泪，城头变幻大王旗。忍看朋辈成新鬼，怒向刀丛觅小诗……想到这里我忽然脑子里灵光一闪，任尔城头变幻大王旗，我自横眉冷对千夫指，这不是江总书记对国际风云的最好表态吗？这不是最好地表现了中国人民和中国共产党人在大风大浪中最坚定的立场和刚正不阿吗？这是多么坚强的意志和伟大的气魄！当年毛泽东在西柏坡指挥了三大战役，今天江总书记在这深山沟里又发表了震动世界的宣言，于无声处听惊雷，我仿佛看到了一道闪电，一道狂飚从这里发出，奔向世界。我的心再次被震撼。时值河北省八家地报短新闻大赛刚刚开始，我抓住江总书记接见女大学生姚远的动人场面，赋予重大的新闻主题，在月明如昼的午夜，写下了约800字的特写“总书记吟诗话风云”。

作者为燕赵晚报大周刊原主任

## 编辑工作杂忆

李明章

1953年2月，河北省正定师范毕业后，我们共31名同学，分配到石家庄教育局当小学教员，正巧石家庄日报社也在添人，我和赵凤彬便被调到报社。

地方报多是采编合一，这些年来，既是编辑，又是记者，其中还断断续续干了五年多组版工作，主要任务就是审改加工别人编好的稿件，制作标题，安排好版面。虽然时间不是很长，也有一些我始终难以忘怀的“小事”。

## 脑子里要多些问号

那是大跃进的1958年秋天，我在总编室当二版组版编辑。当时，真可谓丰收捷报频传，高产卫星满天飞：昨天你报玉米亩产千斤，今天他水稻亩产升到三千斤，第三天又有人提高到六千斤……说是在有关单位部门和群众代表监督下，经过单收、单打、认真过磅后得到的数据。高产消息虽然多数要在二版发，有一次二版也收到了这样一篇来稿，说是郊区大谈村某生产队有棵“玉米王”，棵高三米多，长了十五个玉米棒子，个个籽粒饱满，足可以收五斤玉米粒。大家感到新奇，因为谁都想知道“玉米王”到底长得什么样？我和同事赵双决定去看个究竟，如果真像稿子上讲得那样，就拍张照片，和文字稿一起发表。我俩骑着自行车一路颠簸，来到了大谈村，有人告诉我们“玉米王”放在队上。我俩便兴冲冲去看，只见院子角落里放着一棵叶子已经枯黄的玉米，玉米棒还长在秸秆上，数了数，包括没有长籽粒的玉米棒在内，也只有五个，而有籽粒的只有三个，我拿起这棵“玉米王”掂量了一下，包括秸秆在内，重量也超过三斤。结果可想而知，照片没拍成，文字稿也枪毙了。从那时起，我在组版工作中，脑子里常装着些问号，遇事先分析有无道理，一定要去掉问号再发报，尽量避免偏听偏信。

## 提倡编辑写点东西

组版编辑在尽好主要职责的前提下，也要提倡自己动手，经常写点东西。这样做的好处是：可以避免于组版工作时间久了，自身的笔力衰退，形成眼高手低，看别人的稿件总是不满意，而自己不去写，可能还不如人家的好。因而也更能使你尊重他人的劳动，慎重处理好来稿来信。我社老社长(兼总编辑)程振鹏，在这方面为我们做了很好的表率。1957年2月，我接替贾琳当二版组版编辑时，程社长正值夜班，审查二版组版稿件，白天市里有重要会议或有重大活动，他都要参加，经常是上完夜班后上白班，工作不能说不忙，可他能根据市里的工作部署，经常写社论、写评论，给一版写，也给二版写。有一次他从外边回来，我正在画版，他说：“我正考虑写篇言论，没动笔，你给我留百字位置，到点交稿。”到时，稿子准时送来了，字数不多不少。还有一次，程社长在上班途中看到马东社的一位取手，正在棒打一头不听话的毛驴，即刻写了一篇小品文《救救小毛驴》，发表在次日二版上，呼吁爱护集体的财产。

有了身边的榜样，我当组版编辑期间，记者的笔经常带在身边，有时看到来稿有些新意，便加个按语或“编后”，以期达到画龙点睛的作用，增加稿件的宣传效果。

转眼间，迎来了石家庄日报创刊六十周年，我们的报纸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我刚进报社时是个不满二十岁的小青年，如今已是白发苍苍的古稀老人。在党的关爱培养下，我也由一名中专生，成长为副教授级的主任何者。

作者为报社老编辑

## 告别铅与火的日子

高惠荣

时光匆匆，岁月如流，从我17岁参加工作来到报社，至今已38年了。38年，最让我终生难忘的是我们报社实行激光照排现代化出版、告别铅与火的那场革命。

1969年3月7日，我带着满身稚气，怀着理想和憧憬从学校跨进了报社的大门，在报社印刷厂做排字工。当时的报社印刷厂条件是很艰苦的，车间是破旧低矮的工棚，里面又挤又暗，铅字排版又沉又脏，每天下来腰酸背痛，满手的油墨用刷子使劲刷都洗不干净。搬到新厂房后劳动条件有了很大改善，但排版工艺始终是沿用毕昇发明的活字排版技术。

八十年代中期，“五笔字型输入法”的发明有效地解决了汉字微机输入的世界性难题，同时，以王选教授为首的一批科学家研制的电脑排版和激光照排技术也获得成功。我们报社获得这个信息后，领导立即做出反应，于1986年11月，率先上了激光照排系统，使我们报社较早地告别了铅与火的历史，这是我们报社历史上具有重大意义的里程碑式的改革创新事件，是我们印刷工人的大喜事、大好事、大福事。

当时，激光照排新技术在全国报业还没有广泛普及，只有人民日报、经济日报率先上马，我们和解放军报同时是第三家，在全国地市报当中，我们是第一家。

在新技术的研发和推广方面，我社一直走在前面。1990年初，曹政总编带着我和两名技术人员一起到北大与王选教授商讨合作研发直接晒版工艺的有关事宜，并确定了在我社建立研发实验室。

从1986年11月开始，订货、培训、试运行，我参与了整个全过程。1987年4月，我带着六个年轻人到山东潍坊华光集团参加激光照排系统的学习培训，对于电脑排版新技术我们都是门外汉，许多新名词、新术语都是很陌生，尤其是北大方正的书籍排版语言，掌握起来是很难的，我们克服困难，刻苦学习，练盲打、背字根……学习回来以后，我们马不停蹄地投入到了设备安装、调试工作中。由于这个新技术正在研发阶段，发展变化很快，我们订货早，上设备早，更新淘汰的也很快。我们走了一些弯路，开始时，出故障多，摸不清原因，经常出些莫名其妙的差错，查原因排故障，常常搞得我们手忙脚乱。几个月里，我们几乎是吃住在工作间，24小时不下班，困了就在车间角落的地板上靠着睡一会儿，就这样，大家仍情绪高涨，信心十足。9月份设备到齐，11月12日，在报社四十周年社庆前，我们就顺利地出了第一张用激光照排新技术印刷出版的报纸。社庆时，请来了省市领导、专家、报界同行和报社老报人，我们向大家呈现了一份面目一新的报纸，得到了大家的认可和赞誉，大家欢聚一堂，像过节一样高兴，感叹这一新的技术革命给我们带来的福音。

亲自投身到这场伟大的变革中，是我人生值得庆幸的事情，在这段工作实践中学到的知识，使我终生难忘、受益匪浅。那时，我参与了新车间、新团队的组织管理工作，没有现成的经验和模式来借鉴，只有在实践中摸索着干，制定严格的规章制度，严肃劳动纪律和严谨的工作态度，使各项工作走上有条不紊的正常轨道，取得了一些可贵的经验。当时，除我们自己的报纸以外，我们还承揽着40多家报纸的排版印刷任务，在新闻界同行中还具有不小的名气，许多单位来我社学习、培训、参观。

随着新技术的迅速发展，现在激光照排技术在全国普遍推广应用，我作为最早使用这一新技术的探路者，可谓是第一个敢吃螃蟹的人。回顾这段历史，我们可以骄傲和自豪地说，告别铅与火，实现现代化，是我社历史上重要的、里程碑式的、伟大而辉煌的一页。

作者为报社办公室原副主任

## 抓先进树典型搞好宣传

田野

为了减轻国家负担，他们在市区党委的领导下，在村党支部书记孔令为同志一班人的带动下，发扬“愚公移山”精神，艰苦奋斗，精耕细作，科学种田，在每人仅有的三分粮田里闹革命，不仅不靠国家救济，自己解决了本村三千多人的吃粮问题，反而能每年卖给国家二十万斤余粮，成为郊区一面粮菜高产旗帜。当时小麦丰产经验，是市委抓的一个重点，我也是工作组组员之一，从种到收割、打场、晒麦、过磅等全过程，我都参加了。市委召开小麦丰产庆功大会，槐底大队、第八生产队和一些社员都受到了表彰，获得红旗奖励，党支部书记孔令为同志出席了华北地区小麦生产劳模会议，我们在《石家庄日报》发表的“红旗飘满庄”的通讯报道，在农村社队中引起了强烈反响。

“沙滩变良田”的定正县兆通公社东庄大队，位于滹沱河南岸，村南好地少，村

北河滩地多，是个历史上的穷村，农民生活糠菜半年粮。解放后，在党和政府领导下，尤其合作化后，农业生产有了很大变化，植树造林、防风固沙，粮棉产量大幅度增加，缺粮变余粮，农民生活改善了，对国家贡献

大了。在采访中，我们住到党支部书记曹秀家里，和干部社员们在河滩一起平沙丘、沙换土、造良田……边劳动，边采访，把群众改造沙滩变良田的办法、经验，加以总结，写成通讯报道，连续发表三四篇，对沙荒地多的农村生产大队起到很大的推动作用。尤其是原来的低产社队大幅度的增产，农民收入增加了，由吃国家统销粮的社队，变成卖给国家余粮的社队。

我们还报道了山区平山县学大寨的典型南滚龙沟、灵寿县山区的“瓦房台十年巨变”、“矿区阳台旱庄担水种麦夺丰收”、“桃园大队由低产变粮棉双高产双贡献”、“留营、谈因、北翟营棉花丰收高产的经验等等，使农村社队进行了学习和推广，促进了农业生产的大发展。

作者为报社老记者

## 报社 我永远爱你

卢大娟

校，老记者们都是自己的好老师。我坚持早上班、晚下班，晚上多加班，多听多看多写，不会就学，不懂就问，尤其是编辑部搞的“传帮带”，使我受益匪浅。我跟着当时的老记者刘石林学调查报告和通讯，跟着老记者赵玉山学写工业报道，跟着梁文臻同志学写关于部队的报道，跟着柴文成同志学写工商报道，还跟着其他老记者、老同志学写农业农村报道。三年多的时间，我懂得了新闻写作的基本知识，掌握了各种体裁的写法，逐步使自己走向了成熟，逐步走向了独立报道的路子。

1973年，我到地区“农业学大寨”办公室帮助工作一年。当地委从报社要人

时，报社党委推荐了我，不久我被调到地委宣传部工作。几十年过去了，我在机关工作的岗位变动几次，任过不少重要职位。在各工作岗位上，我都圆满地完成了党组织和各级领导交办的任务。

回顾自己几十年的工作生活经历，我对石家庄日报社充满了热爱。几十年来，我每逢路过报社，老远就盯上了报社新闻大厦，总想多看几眼；几十年来，不管变过多少岗位，任过什么职，我始终没断过投稿。直至退居二线后，写的一篇文章被报社《内参》选登，之后引起了市委、市政府六名领导同志的重视，问题得到了圆满解决。几十年过去了，我每年到报社走几趟，看望老领导，聊聊天家常，每次心里都感到甜滋滋的，舍不得离开。

报社呀，我永远爱你！

作者为报社老记者